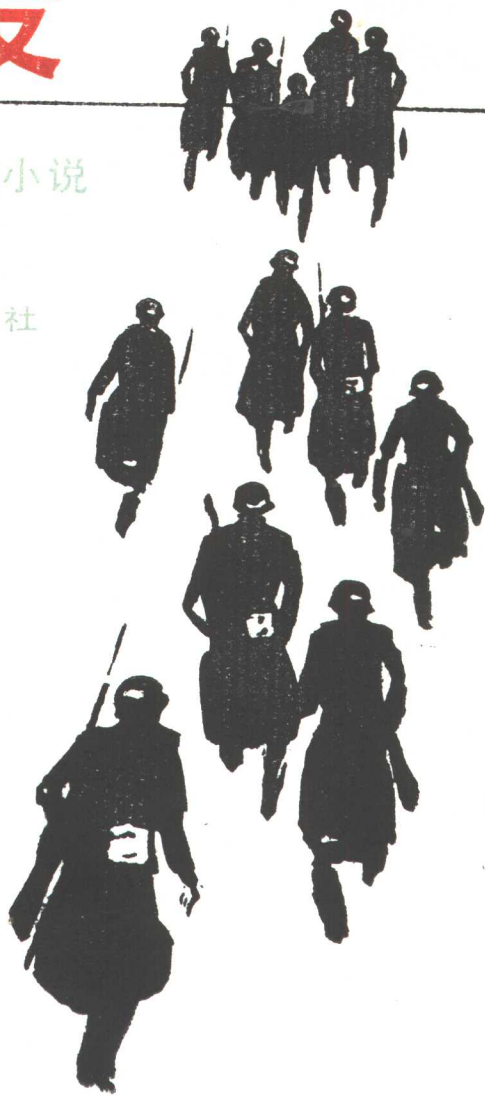


# 请求炮火 支援

---

● 当代苏联中篇小说  
选辑

● 上海译文出版社



# 请求炮火支援

当代苏联中篇小说选辑

请求炮火支援 / 尤·邦达列夫著 张 勉 程家钧译  
偷 窃 / 维·阿斯塔菲耶夫著 王忠亮 王育伦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当代苏联中篇小说选辑

请求炮火支援

---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8.25 插页 2 字数 403,000

1986年6月第1版 1986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4,200册

书号：10188·632 定价：3.55元

## 出版说明

六十年代苏联文坛上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中篇小说的大量涌现。一些参加过卫国战争、在战后初年崭露头角的“前线一代”作家和五十年代进入文坛的“第四代”作家成了中篇小说领域中的主角。他们在七十年代以至八十年代又相继发表了许多作品，大大丰富了当代苏联文学。他们的作品都具有各自的特点，风格多样，题材广泛。这些中青年作家的创作大都以新的面貌出现，他们从新的角度思考战争问题，用新的手法表现战争中的各种人物，大胆探索战争和社会生活中的道德问题，揭露生活中的阴暗面，也歌颂了人们在劳动中的优良品德和善良感情。这些中篇小说由于深刻的思想内容，生动的人物形象，斑斓的艺术色彩以及所提问题的新鲜而吸引人们的注意，在苏联文学界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近年来我国各有关刊物和出版社已陆续介绍了一些苏联中篇小说，但由于这些小说分别刊登于不同的出版物，不够集中和系统。我们现在重新作了一番整理，选取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部分，并增选一些未介绍过的影响较大的作品，编成这套选辑，希望这套选辑能基本上反映六十年代以来（个别作品是五十年代的）苏联中篇小说的面貌。我们的目的是提供有关专业研究人

员和广大读者一套较为系统和完整的资料，以资研究和阅读。

由于篇幅的限制和我们对苏联文学的研究不够深入，编选工作难免存在疏漏和缺点，敬请国内同行和读者指正。

## 目 次

请求炮火支援.....1

尤·邦达列夫著 张 勉 程家钧译

偷 窃 .....263

维·阿斯塔菲耶夫著 王忠亮 王育伦译

作者与作品简介 .....575

---

# 请求炮火支援

尤·邦达列夫 著  
张 勉 程家钧 译

---





殊死战斗，不为功名，  
而是为了世上的生灵。

亚·特瓦尔多夫斯基

## 第 一 章

轰炸持续了四十来分钟，然后停息了。

被爆炸声震得耳朵发聋、挤在车站旁壕沟里的古利亚耶夫上校用手掌拍拍他那紫红色的脖子——脖子阵阵灼痛，——骂了两句，抬起头来。

硝烟弥漫的黑空中，几架德国飞机笨拙地列成队形，发出沉闷的嗡嗡声，渐渐远去了。它们在森林上方向西低空飞行，西方昏红的夕阳似乎在烟雾缭绕的暮霭中搏跳着。铁路上，一切都在燃烧，都在爆炸，噼啪作响。纵横交错的铁轨中间，不久前还屹立着一座被煤烟熏黑的旧水塔，如今那里已是一个冒烟的黑糊糊的瓦砾堆。

古利亚耶夫上校小心地揉揉脖子，坐到壕沟边上。

“若尔卡！”他喊道。

若尔卡·维季科夫斯基，古利亚耶夫的司机兼副官，啃着苹果，灵活而大大咧咧地从车站旁的小花园里走出来。他那顽童般的脸上显得若无其事。一挺德国自动步枪很随便地挎在肩上，几个弹夹从肥大的高统靴里露了出来。

他在古利亚耶夫身边蹲下，大口大口地咬着苹果，同时张开沾满果汁的厚嘴唇，快活地笑了笑。

“这些无赖！”他望望昏暗的天空说，并天真地补充道：“吃只安东诺夫卡苹果①吧，上校同志，您还没吃午饭呢。”

小伙子这种满不在乎的安详神态、车厢熊熊燃烧的景象、脖子上的灼痛和若尔卡手里的苹果，突然使古利亚耶夫怒火中烧。

“你用过餐啦？啊？是特罗费耶夫摘的吧？”上校推开副官伸出的手，苹果落到地上。他站起身，愁闷地掸掸肩章上的灰尘。“得啦，去把车站军运指挥员找来！”

若尔卡叹口气，轻轻扶住自动步枪，懒洋洋地沿车站栅栏慢慢走去。

“跑步！”上校大声喝道。

眼下在这第聂伯河滨车站里燃烧的一切都在迸裂，在爆炸，噼里啪啦响，同时车厢里还飞出一道道紫红色的光焰；平车上冒火苗的布罩下面的一切，本来似乎都已经该归古利亚耶夫所有了；这些器械都运到集团军所在地，理应送到师里，送到他团里，援助正在准备的突破。但在半个多小时轰炸后，一切都完了，一切都毁于大火之中，一切都被烧成黑炭，茫无目标地东飞西窜。

“糊涂蛋，蠢货！”上校暗暗怒骂车站军运指挥员和师后勤部长，沉重地踩着碎玻璃朝车站大楼走去。“把这些狗崽子送法庭都不解恨！送法庭！”

车站旁边已出现了人影：一些脸色发青的士兵和头戴黑盔、身穿布满灰尘连裤的坦克手迎面奔来。大家忧心忡忡地环顾硝烟弥漫的天际。一个又瘦又小、眉毛灵活的中尉下意识地抓紧手枪皮套，在坦克兵中间奔来跑去，声嘶力竭地吼叫。

① 苏联产的一种晚熟苹果。

“拖原木！拖到坦克那里去！拖到坦克那里去！……”

他那惊慌的目光陡然遇到古利亚耶夫，他没有立正，没有敬礼，只是撇了撇薄嘴唇。

月台尽头，在奇迹般完好无损的车站大楼的石墙墙沿下，站着一群军官，低沉的说话声隐约可闻。人群中间站着高大的伊韦尔泽夫师长，他是一个面色红润的年轻上校，铁灰色雨衣敞开着，露出一副新的野战军肩章。半边脸红一些，半边脸淡一些。蓝眼睛里射出冷峻、鄙夷、愤恨的目光。

“全被您毁了！您明白您闯了什么祸吗？您——！……明白吗？……”

他急促地抬起手，眼看就要挨打的那个人不由得抬起头来，牙齿格格发抖，样子怪可怜的。这时古利亚耶夫上校看清了师少校后勤部长苍白的面容、脸上松弛颤栗的皱纹、由于通宵未眠而浮肿的眼皮，以及一头乱蓬蓬的白发。很不整洁的肥大的制服垂在圆鼓鼓的肩膀上，肮脏的衬领和粘在皱巴巴的少校肩章上的污泥很引人注目——这个后备军官战前大概是搞庶务的，是位老大爷、别墅主人，时常提着网兜，乘电气列车去看望儿女们。师后勤部长缩紧脖子，默默地望着伊韦尔泽夫的胸口。

“为什么不把军用列车卸下来？您明白您闯了什么祸吗？咱们师拿什么去打德国人？为什么不卸？”

“上校同志……我没来得及……”

“住一口！德国人倒来得及！”

伊韦尔泽夫朝少校逼近一步，少校又抬起松软的宽下巴。他的嘴边微微抽搐着，好象要哭出来，站在旁边的军官们转过脸去。

附近车厢里炮弹在爆炸，有一枚大概是穿甲弹，呼嗤一声猛

烈地扎进车站大楼侧面的石墙。灰泥纷纷洒落，泥块朝军官脚边飞来。可是谁也没动一下，只是看看伊韦尔泽夫——他的另一面脸颊也涨得通红了。

“送法庭！”伊韦尔泽夫声音低沉地说。“我要送您上法庭！古利亚耶夫上校，您过来！”

师长的这种不可遏止的怒气和后勤部长疲劳委顿的面容使古利亚耶夫心里有点发怵。他皱皱眉，走到伊韦尔泽夫面前说：

“趁咱们还没丢光，上校同志，必须把所有的车厢拉开和疏散。当时您在哪儿，亲爱的？”古利亚耶夫不禁受伊韦尔泽夫轻蔑口吻的影响，向师后勤部长问道，同时用一种异常的怜悯神情打量着他。

少校垂下头，望着古利亚耶夫的肚子；他那斑白的鬓发杂乱地纠结着，翘向两旁。

“行动吧！行一动一吧！你们干吗还站着？你们！”伊韦尔泽夫怒气冲冲地低声喊道。“快！一切快速进行！去吧！军官同志们。大家干吧！古利亚耶夫上校，您负责卸弹药！”

“是，”古利亚耶夫说。

听见古利亚耶夫镇静而有点喑哑的声音，伊韦尔泽夫虽然明知这声“是”还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但他仍然克制自己，朝车站军运指挥员——那个瘦个子、长脸庞、正在焦急地默默抽烟的中校——冷冷瞥了一眼，然后压低嗓门补充道：

“而您，中校同志，要在集团军司令员面前对这一切负责！”伊韦尔泽夫没等回答便转过身去——军官们为他让开路，——匆匆朝“维利斯”汽车走去；陪同他的是个年轻副官，似乎也气鼓鼓的，他讲究地束着一条吱吱作响的新皮带。

“回师里去了，”古利亚耶夫心想，他并无责怪之意，只是有点怏怏不乐，因为根据自己多年服役的经验，他清楚地知道，上级在任何情况下都能随意将责任推给下级军官。他知道自己也是这样做的，所以并不责怪伊韦尔泽夫。但他感到怏怏不乐的主要原因是，伊韦尔泽夫没有指派别人负责，恰恰指派了他，方面军里一个有求必应的好好先生，他有时就是这样自称的。

“军官同志们，请过来！”

古利亚耶夫从侧面看了看车站军运指挥员。军运指挥员苍白的脸色、他那夹着烟卷瑟瑟发抖的瘦手指都清楚地表明此人刚才的心情。“要送他上法庭。活该，”古利亚耶夫毫不怜悯地想道，同时冷冷地朝中校点点头。

“来，咱们行动吧！”

几分钟后，车站军运指挥员和古利亚耶夫向军官们发布了所有的命令，一辆小型调度机车载着惶恐的司机，滋滋作响地驶向燃烧的列车；幸存的坦克开始隆隆地爬下冒火苗的平车。这时，师后勤部长朝上校奔来，他又咳又呛，被烟熏得眼泪汪汪，晃了晃白发苍苍的脑袋。

“靠一辆机车咱们是救不了弹药的！结果会车毁人亡，上校同志！”

“哎，我的老兄！”古利亚耶夫不满地皱起眉。“难道您配在部队里服务吗？您把军帽丢到哪儿去啦？啊？”

少校惭愧地苦笑了一下，低下头。

“我一定尽量……”他轻轻说道。“军运指挥员说：一列军用火车到了。从扎伊采夫开来的。停在臂扳信号机外面。我马上去要辆机车。允许吗？”

“快！”古利亚耶夫命令道。“快去快来……看在老天份上，别

敬礼了。抬起的手象段老木桩，真可恶！而且不戴军帽！……”

少校象被烫了似地急忙把手缩回去，倒退两步，然后向月台奔去，肥胖的身体摇摇晃晃，笨拙地一走一跳，不时撞在坦克手身上；他们恼火地打量他，嘴里骂着娘。他那肥大的制服、蓬乱的头发在月台尽头最后闪动了一下，消失在尾部车厢旁灰蓝色和橙黄色的烟雾中，车厢里的炮弹仍在噼噼啪啪地爆炸。

“若尔卡！快，跟少校去，去帮帮忙！不然的话，真见鬼……看见吗？他在追赶死神呢！”古利亚耶夫说。

若尔卡会意地笑了笑，带点傲慢的神情乐意地答道：

“是！”他步履灵活地追赶少校去了。

古利亚耶夫上校站在车站大楼旁边，望着烈火熊熊、顶盖掀起的车厢，知道只有奇迹才救得了这里燃烧着的一切。他想，这场正在吞噬弹药装备（它们不仅能补充在战斗中消耗殆尽的师，而且能补充集团军）的火灾会把他团里的物资毁灭殆尽的，这个团的各个营昨夜已集结到第聂伯河畔了。现在，无论古利亚耶夫的命令多么高明，无论他怎么叫喊，怎么激励人们，这一切都挽救不了局势，解决不了问题。

小型调度机车载着紧贴缓冲器的连结员，在大火里时隐时现，鸣着汽笛，在铁轨上往返奔驰，将一节节冒烟的车厢拉开去，铿铿锵锵地推到死岔道上。一辆辆坦克笨重地从平车上开下来，象烧伤的野兽一样不满地吼叫着，爬向森林，森林就在车站大楼后面。

一个高个子坦克兵中校从古利亚耶夫身边跑过去，他眉毛烧糊了，一脸怒气，浑身上下都是黑色的焦斑。

“中校！”古利亚耶夫大声叫住他，象平日下命令时那样微微收缩着正在发胖的肚子。

“您有什么事？”坦克兵军官走过来，眯着眼。

“多少坦克报销了？”

“没数过！”

“您听着。腾些人手去摘车钩！马上又有一辆机车要到了……”

“我不想浪费人力，上校同志！如果没有人，我能作战吗？”

“那么师怎么作战呢？啊？整个师？”古利亚耶夫问，他感到自己语气又象伊韦尔泽夫了，为此对自己很恼火。

坦克兵军官熏黑的嘴唇抿成一条缝。

“我不能。”

最靠近的一节车厢里轰隆一声，几枚炮弹爆炸，掀开了顶盖，喷出一股灼人的热浪和梯恩梯的气味。他们觉得脸上发烫。两人马上转过脸去，烟雾笼罩住他们。坦克兵军官咳了起来。

“上校同志，允许报告吗？”古利亚耶夫背后响起一个嘲笑的声音。

“等一下！等一等！”古利亚耶夫没有掉过脸来，冷冰冰、干巴巴地说，眼睛紧盯着正在咳嗽的坦克兵中校，严厉地补充道：“我要求……要求您执行。”

“上校同志，允许报告吗？”

“这儿还有谁呀？您有什么事？”古利亚耶夫生气地猛然回过身，但马上大声惊叫起来：“叶尔马科夫大尉？鲍里斯？什么风把你吹来的？”

“您好，古利亚耶夫上校！”

站在旁边的，是个中等身材的大尉，褪了色的夏季军便服上有条束武装带的深色印子。腰里皮带扎得很紧，帽舌的阴影遮住了半个黧黑的脸膛；他脸上含着淡淡的、显得有点自信的微笑，

深棕色的、近乎黑色的眼睛和白牙齿闪闪发亮。

“喂，您好，古利亚耶夫上校！”他重复道。“怎么，您不相信吗？”

“什么风把你吹来的？”古利亚耶夫说，他起先紧皱着眉头，随后笑了起来，有点莽撞地紧紧拥抱大尉，但马上又喘吁吁地将他推开。

“您去吧，”他对坦克兵军官咕哝道。“去吧。”

“让我饱餐一顿，上校！整整四天没吃东西了！”大尉含着笑说，愉快地望着古利亚耶夫。

“你从哪儿来？……报告吧！”

“从军医院。我们在路上等你们这儿结束。后来若尔卡和一位少校到了，于是……就搭机车来了。”

“你这全是开玩笑吧？”古利亚耶夫上校斜睨着大尉军便服上缀着补丁的衣袖，嘟哝道，脸突然变得血红了。“从军医院也不来封信，你这没心肝的！啊？杳无音讯，象个闯江湖的商人。”

“我不想点点饥，而想饱餐一顿！”大尉笑着说。“哪怕面包干也行，伏特加就免了吧。”

“若尔卡！”上校喊道。“领叶尔马科夫大尉到汽车那儿去！”

在这以前一直垂着眼皮、斯文地站在旁边的若尔卡脸色开朗了，他朝大尉高兴地眇眇愉快的蓝眼睛：

“就在林子里。不远。”

在当时情况下能做的一切都做了。在被赶到死岔道上的车厢里，火焰困慵地渐渐熄灭；几发炮弹迟迟爆炸，发出最后几声似乎不情愿的炸裂声。大火灭了。只有这时才看到，现在正值姗姗来迟的晴和的初秋季节。森林车站的上空是一片明净的蓝



天，莹澈而高远。只是在西方浩渺的天际，隐隐约约、无声无息地闪烁着高射炮弹爆炸的火光。

铁路区焦黑的火场四周，呈现出秋天变成棕黄色的第聂伯河边的森林，就象从望远镜里看出来似的。

古利亚耶夫上校汗流浹背，全身无力，惬意地从酸痛脚上脱下滚烫的皮靴，把脚伸在阳光下，解开制服——衬衫里露出毛茸茸的强健的胸膛，——躺在车站小花园里，树叶凋零的苹果树下。由于秋季来临，这里一切都褪色了，稀疏了；到处是柔和的阳光，到处是脆弱透明的宁静；四周落叶发出轻微的沙沙声，北方送来一阵阵凉爽的空气。

叶尔马科夫大尉躺在旁边，也没穿皮靴，没束皮带，没戴军帽。上校从侧面仔细打量他那清癯苍白的面容，笔直的剑眉——落在鬓角上的黑发迎风飘拂着，——上校望着他，脸色忧郁。

“是这——样！这么说来，是提前跑出来的？”古利亚耶夫问道。“怎么，熬不住啦，鲍里斯？”

鲍里斯转动着从苹果树上飘下的黄叶，带着沉思的微笑，眯着眼仔细望着对方。

“不睡军医院病床，到这儿来……说实话，很值得，”他回答，接着吹去手掌上的落叶，然后半认真地问道：“您怎么，上校，心宽体胖啦。一直在防御吗？”

“你别跟我打岔，”古利亚耶夫不满地打断他的话。“我问你干吗跑到这儿来？”

~~鲍里斯伸手从~~苹果树上折下一根光树枝，好奇地瞅瞅它

“瞧，这根树枝折下来——它就死了。对吗？得啦，别发感慨了。我那炮兵连怎么样了，还在吗？”